

HUMOROUS STORIES

HUMOROUS STO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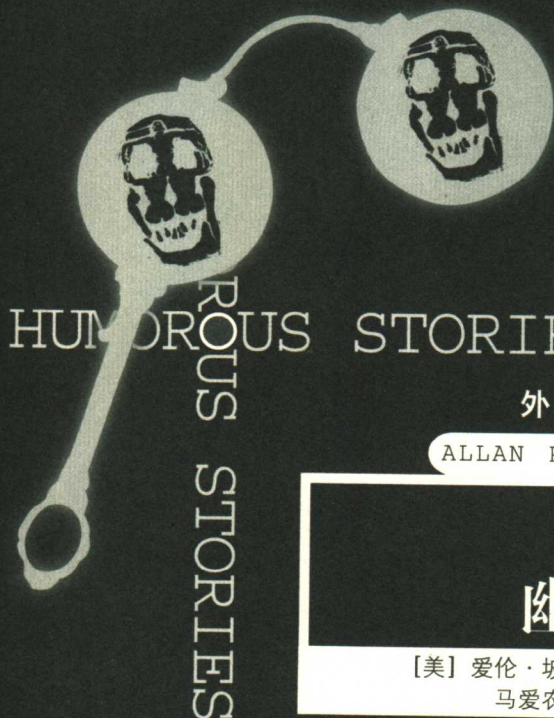
外国幽默作家丛书

HUMOROUS STORIES

ALLAN POE HUMOROUS STORIES

爱伦·坡
幽默小说选

[美] 爱伦·坡::著
马爱农::译



外国幽默作家丛书

ALLAN POE HUMOROUS STORIES

爱伦·坡 幽默小说选

[美] 爱伦·坡::著
马爱农::译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Edgar Allan Poe
Humorous Stories

根据 Crown Publishers 1985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伦·坡幽默小说选 / (美) 坡 著; 马爱农 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外国幽默作家丛书)
ISBN 978 - 7 - 02 - 005980 - 5

I. 爱… II. ①坡…②马…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
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719 号

责任编辑: 姚翠丽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责任印制: 周小滨

爱伦·坡幽默小说选

Ai Lun Po You Mo Xiao Shuo Xuan

〔美〕爱伦·坡 著

马爱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5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02 - 005980 - 5

定价 1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前 言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生于波士顿一个艺人家庭, 童年时父母双亡, 被一富商收养, 早早地就饱尝人情冷暖、世道艰辛。六岁时他随养母去英国, 后回美国受贵族化的学校教育。后来他化名参军进了西点军校, 却因玩忽职守而被开除。离开军校后, 他与养父关系破裂, 从此生活没有着落, 开始卖文为生, 从事杂志编辑工作。开始他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 同时也写诗歌与短篇小说。爱伦·坡的个人生活很不幸。一八三五年与表妹维吉尼亚结婚, 一八四七年妻子病故, 他从此一蹶不振, 精神失常, 只得靠酗酒度日。一八四九年十月他死于巴尔的摩。

他既是诗人、小说家, 又是文学理论家, 著有《创作哲学》(1846)、《诗歌原理》(1850)等理论专著, 提倡“为诗写诗”的纯艺术主张。他的诗属于浪漫派, 主要有诗集《帖木尔》(1827)等。而他最成功的自然是短篇小说。爱伦·坡是第一个自觉地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提出了短篇小说创作理论的作家。他认为: “在短篇小说中, 每一事件, 每一描写, 甚至每一字, 每一句都应该收到一定的统一效果, 一个预想中的效果, 印象主义的效果。”为了达到这种预先设计好的效果, 爱伦·坡在创作中总是精心雕琢、巧妙构建, 运用各种手段来烘托气氛, 制造奇特而强烈的效果。爱伦·坡一生共写了七十个短篇小说, 收在《述异集》(1840)中。目前学界将它们大致分为四类: 死亡恐怖小说, 推理侦探小说, 科幻小说和幽默小说。

本书收录的是爱伦·坡最为优秀的十三篇幽默小说。反映了作家独特的幽默情趣和对人性多个层面的诙谐描述。爱伦·坡的幽默,不单纯是滑稽搞笑、插科打诨,而是以其大智慧不动声色地揭示人性本质里许多固有的矛盾和悖谬。他给小说设置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场景都非常奇特而怪异,甚至匪夷所思,成功地烘托了幽默气氛、制造出喜剧效果。他说过,他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害怕发展成恐惧,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因而他的幽默小说带给读者的感受不是平面的,而是层次繁复,触及人类心智的深处。

《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描写的是一个疯人院的院长变成了疯子,领着全体疯人患者叛乱造反,将医生护士捆绑关押,周身涂满焦油,插上羽毛。疯子们在疯人院里大闹天宫,甚至还设宴招待参观者。宴席上,疯子们一个个慷慨陈词,争相讲述“疯子们”的荒唐趣事,而实际上,被他们津津有味拿来嘲笑的正是他们自己。整个宴会场面,包括餐桌、烛台的布置,疯人们的穿着打扮,端上来的各种菜肴,再加上疯人们的现身说法,都是说不出的诡谲怪异,在幽默滑稽中透着一种寒森森的病态情绪,给读者的感受十分奇特而深刻。作者借此提出了理智和疯癫之间界限的深刻命题。

《眼镜》是一篇结构紧凑、设计精巧的幽默小说,也是一部大团圆的滑稽喜剧。一位富家子弟,眼睛近视得出奇,却为了美观不肯戴眼镜,结果被模糊的视力所误导,爱上了一个他最最不该爱的女人,出尽了洋相。小说对每个细节都交代得很明确,随着情节的发展,悬念也在一点点堆砌,最后在高潮的冲突中猛地抖开包袱,达到一种非常圆满和浓烈的喜剧效果。小说的语言也颇有特色,“我”用略含委屈和怨恨的口吻叙述自己的这段遭遇,给整个作品平添了一种诙谐滑稽的味道。

在《一星期里有三个星期天》这个富有悬念的题目下面,是一则充满睿智的幽默小故事,其核心就是一个“巧”字。两情相悦的

青年男女,刀子嘴豆腐心的倔老头儿,打起了嘴巴官司,彼此都难以下台。无巧不成书的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探险家,他们同年同月同日分别朝相反方向环球旅行了一年,使老头儿刁难一对小情侣的难题迎刃而解,大家都获得了一个美满的结局。读者在感受愉悦的喜剧情节的同时,还能得到一些有趣的自然知识。

《生意人》是以自传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小人物靠坑蒙拐骗在人间“混生活”的经历。“我”出身卑微,成年后混迹于“生意场”,凭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雕虫小技,设一些无聊的小圈套,骗几个小钱糊口。小说的幽默之处在于,尽管是小人物干的下三滥的营生,通篇的叙述语调却煞有介事、派头十足,俨然一个大企业家在大谈其发家史。内容与形式的这种反差,产生了一种很诙谐的幽默效果。

《辛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是一篇讽刺无聊、庸俗文人的幽默小说。通过报刊界一位后起之秀辛格姆·鲍勃的成功经历,揭示了文人同行之间的黑暗内幕。他们以报纸杂志为战场,互相倾轧、排挤、贬低、毁谤,各种肮脏手腕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捧上天,明天一棍子打死。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混战中,制造了大量的垃圾文字,使报刊界一片乌烟瘴气。有趣而可悲的是,这些人物和现象,在今天仍然屡见不鲜。

《骗子》开宗明义,首先对骗子的特征、本性和才能做了一番幽默的分析,而后或详或略地讲述了十多个骗子成功行骗的故事。这些骗局实在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骗子的手段也一个高过一个,令人叹为观止。故弄玄虚,欲擒故纵,狡兔三窟,瞒天过海,偷换概念,空手套白狼,……而令读者颇为惊讶的是,那些一百多年前的骗术,在今天仍然活跃于我们周围的大街小巷。

爱伦·坡在生前没有在美国文坛上得到重视,当时代表美国资产阶级文艺主流的超验主义派对他很少肯定。但是在十九世纪末,随着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他的创作和理论逐渐显出其“启示性”,法国象征派文人波特莱尔、马拉尔美、艾略特、纪德等现

代主义作家都十分推崇他。直到现在,西方的文艺评论仍从他的作品中挖掘出层出不穷的意义,并在一些现、当代作家如福克纳的作品中,看出他的影响。萧伯纳曾称:“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因此,爱伦·坡不仅在美国文学史上,而且在整个英语国家的文学史上,乃至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

马 爱 农

二〇〇七年三月

目 录

出名	1
钟楼里的魔鬼	8
生意人	17
一星期里有三个星期天	27
骗术	35
眼镜	46
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	72
气球骗局	91
离奇天使	104
辛格姆·鲍勃先生的文学生涯	114
同木乃伊的对话	135
斯芬克斯	151
跳蛙	156

出名

所有的人都肃然起敬。

——霍尔主教^①的《讽刺》

我是——确切地说，我曾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我既不是《朱尼厄斯》的作者，也不是戴面具的人；因为我的名字，我想，是叫做罗伯特·琼斯，我出生在法姆－法吉城的某个地方。

我生下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用双手捏住自己的鼻子。妈妈见了说我是个神童——父亲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当即给我拿来一篇鼻子学的论文。这篇文章我在穿上缅甸裤之前就掌握了。

我于是开始在这门科学中摸索前进。不久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个人的鼻子但凡有点突出之处，他只要顺势培养，就能因鼻子而出名。不过我并不只是钻研理论，每天早上我都要拽两下鼻头，并喝上六口烈性酒。

我成年后有一天，父亲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走进他的书房。

“孩子，”我们坐下之后他对我说，“你生活的第一目的是什么？”

“父亲，”我回答说，“是研究鼻子学。”

“那么，罗伯特，”他问道，“什么是鼻子学？”

“父亲，”我说，“鼻子学就是关于鼻子的科学。”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问，“鼻子是什么意思？”

^① 约瑟夫·霍尔(1574—1656)，英国圣公会主教、道德哲学家、讽刺作家。

“关于鼻子，父亲，”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回答道，“有大约一千个作者给它下过这样那样的定义。”（我掏出手表）“现在是中午，中午左右——我们来得及在半夜之前把他们全部讲完。我现在就开始——鼻子，据巴托里纳斯说，就是那个隆起——那个肿块——那个鼓包——那个——”

“行了，罗伯特，”那位和蔼的老绅士打断我说，“我对你知识渊博的程度感到十分吃惊——确实十分吃惊——凭良心说。”（说到这里，他闭上眼睛，把手放在心口上）“上这儿来，”（他拉住我的胳膊）“现在可以认为你的教育已经完成了——该是你自己闯天下的时候了——对你来说，最好莫过于只管跟着你的鼻子走——所以——所以——所以——”（说到这里，他把我踢下了楼梯，踢出了大门）——“所以离开我的家吧，上帝保佑你。”

我内心倒觉得这是一件幸运之事，因为我感到有神灵指点。我决定遵照父亲的建议，跟着鼻子走。我当下拽了拽我的鼻子，写出了一本鼻子学的小册子。

法姆－法吉全城沸腾了。

“盖世奇才！”《季刊》说。

“伟大的生理学家！”《威斯敏斯特报》说。

“聪明的人！”《外国人》说。

“优秀的作家！”《爱丁堡》说。

“深刻的思想家！”《都柏林》说。

“了不起的人！”《本特利》说。

“非凡的人！”《弗雷泽》说。

“我们中的一个！”《布莱克伍德》说。

“他是谁？”巴·布罗太太说。

“他是干什么的？”大巴·布罗小姐说。

“他在哪儿？”小巴·布罗小姐说。——可是我对他们全然不予理会——而径直走进了一位艺术家的商店。

“我的天哪，”公爵夫人正坐着让艺术家给她画像；“某某”侯爵抱着她的狮子狗；“这个那个”伯爵拿着她的嗅盐摆弄；“勿碰我”殿下靠在她的椅子背上。

我走到艺术家面前，抬起我的鼻子。

“哦，真迷人！”公爵夫人惊叹。

“哦，我的天！”侯爵含糊地说。

“哦，真丑！”伯爵呻吟道。

“你打算要多少钱？”艺术家问我。

“买他的鼻子！”公爵夫人喊道。

“一千英镑。”我坐了下来。

“一千英镑？”艺术家若有所思地问道。

“一千英镑。”我回答。

“美极了！”他出神地说。

“一千英镑。”我说。

“你出保证吗？”他把我的鼻子对着亮光，问道。

“保证。”我说，并潇洒地擤了擤鼻子。

“是完全原装的吗？”他崇敬地用手碰了碰它，又问。

“哼！”我把鼻子扭向一边。

“没有被复制过？”他用显微镜审视着它，问道。

“没有。”我把鼻子向上翘起。

“太妙了！”他高呼道，完全为这个优美的动作而忘乎所以了。

“一千英镑。”我对他说。

“一千英镑？”他说。

“不错。”我说。

“一千英镑？”他说。

“正是。”我说。

“我出一千英镑，”他说。“真是稀世珍品！”他当场开给我一张支票，画了一张我鼻子的素描。我在泽明街住了下来，给女王陛下

送去了第九十九版的《鼻子学》，外加一张鼻子的画像。——那位忧伤的浪荡子，威尔士亲王请我去赴宴。

宴会上都是些名人高士。

有一位现代柏拉图主义者，他引用了波菲利、杨布利科斯、柏罗丁、普罗克洛斯、希罗克洛斯、马克西穆斯·蒂利厄斯和西里安纳斯。

有一位人类无限完善主义者，他引用了杜尔哥、普赖斯、普里斯特利、孔多塞、德·斯塔尔和那位“体弱多病而雄心勃勃的学者”。

有一位似非而是先生，他发表议论说所有的傻瓜都是哲学家，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傻瓜。

有一位埃斯特蒂克斯·艾西克斯，他谈到火、同一性和原子；二元性和前世的灵魂；亲密和不合；原始的智力和相似部分。

有一位西奥罗格斯·西奥罗吉，他谈到优西比乌斯和阿里安纳斯；异端和尼斯议会；皮由兹主义和同体主义；本体同一和本体并合。

有从罗切尔－德－康卡尔来的弗里卡塞，他提到红舌头的米力东；蘸了甘美的酱汁的菜花；圣梅内伍勒的小牛肉；弗洛朗坦的醋汁和拼盘中的橘子冻。

有毕布勒斯·欧邦普尔，他谈到拉图尔和马克布鲁南；莫索和张伯伦；里奇伯格和圣·乔治；郝布里翁，莱昂维尔和梅多克；巴拉克和普雷尼亚克；格拉弗，索特尼，拉菲特，圣·佩雷。他对克罗－德－沃乔不以为然地摇头，闭着眼睛说出了雪利和阿蒙蒂拉多两种酒的区别。

有来自佛罗伦萨的西格诺·廷东廷蒂诺，他谈论契马布埃、阿尔皮诺、卡尔帕乔和阿尔戈斯蒂诺——谈卡拉瓦乔的沉郁、阿尔巴诺的宜人、提香画的色彩、鲁本斯画的女人、让·斯滕的诙谐风格。

有法姆－法吉大学的校长，他说月亮在色雷斯被叫做本狄斯，在埃及叫比巴斯提斯，在罗马叫戴安，在希腊叫阿尔忒弥斯。

有来自斯坦布尔的大特克，他顽固地把天使想象成马、公鸡和公牛，认为在第六重天上有人长了七万个头，还说地球是由一头长着无数只角的天蓝色公牛驮着的。

有一位德尔菲纳斯·波利格洛特，他告诉我们埃斯库罗斯八十三篇散失的悲剧的下落；还有伊萨厄斯五十四篇演说；吕西阿斯一百九十一一次演讲；泰奥弗拉斯托斯一百八十篇论文；亚浦隆尼著作圆锥部分的第八卷；品达罗斯的赞美诗和祭酒歌；小荷马的四十五部悲剧等。

有费迪南德·菲茨·福西勒斯·费尔特斯巴，他给我们讲内部的火焰、第三次构造；讲气态、液态、固态；讲石英石和石灰泥、片岩和黑电气石、石膏和U形管、滑石和方解石、闪锌矿和角闪石、云母板岩和蛮岩、蓝晶石和锂云母、和闪石、锑和玉髓玻璃、锰和……总之无所不讲。

还有我，我谈自己——自己，自己，还是自己——我谈鼻子学，谈我的小册子，谈我自己。我翘起了鼻子，谈我自己。

“绝顶聪明之人！”亲王说。

“实在高明！”他的客人们说。——第二天早上，“我的天哪”夫人来拜访我。

“你能去奥尔马克吗，漂亮的小家伙？”她说，轻轻拍了拍我的下巴。

“以人格担保。”我回答。

“鼻子一起去吗？”她问。

“当然。”我回答。

“那么，这是一张请柬，宝贝儿，我能说你一定去吗？”

“亲爱的公爵夫人，我不胜荣幸。”

“啐，别那么说！——不过，整个鼻子都带上吗？”

“丝毫不缺，亲爱的，”我说。——于是我把鼻子皱了两下，到奥尔马克去了。

房间里挤得水泄不通。

“他来了!”楼梯上的人说。

“他来了!”更上面的人说。

“他来了!”还要更上面的人说。

“他到了!”公爵夫人喊道。“他到了,小可爱!”——她双手紧紧地抱住我,在我的鼻子上亲吻了三下。

屋里顿时轰动了。

“魔鬼!”^①卡普里科恩纳提公爵嚷道。

“上帝保佑!”唐·斯蒂雷多嘀咕道。

“老天爷!”德·格里努耶亲王喊道。

“天杀的!”布卢登纳夫公爵吼道。

岂有此理,我恼火起来。我猛地转向布卢登纳夫。

“先生!”我对他说,“你是个狒狒。”

“先生,”他顿了顿,回答道,“你是惊雷闪电!”

这是忍无可忍的。我们交换了卡片。第二天,在乔克农庄,我开枪打掉了他的鼻子——然后去看我的朋友们。

“混蛋!”第一个说。

“笨蛋!”第二个说。

“傻瓜!”第三个说。

“蠢驴!”第四个说。

“呆子!”第五个说。

“白痴!”第六个说。

“滚开!”第七个说。

这一切使我感到受了屈辱。于是我去找我的父亲。

“父亲,”我问,“我生活的第一目的是什么?”

“我的孩子,”他回答,“还是研究鼻子学。可是你打公爵的鼻

^① 从此句起,直至“滚开!”,原文均非英文。

子做得太过分了。不错,你是有一个漂亮鼻子,可是,布卢登纳夫根本就没有鼻子,你倒霉了,他成了红人。我向你担保,在法姆-法吉名人的伟大程度是与他的鼻子大小成正比的。可是,老天,谁能和根本没有鼻子的人相比呢?”

(一八三五年)

马爱农 译

钟槎里的魔鬼

现在几点了？

——谚语

众所周知，一般说来，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或者，唉，曾经是——荷兰的“不知现在几点”自治城。但是它离任何一条大路都比较远，所处环境多少有些偏僻，我的读者恐怕很少有人去过那里。为了照顾没有去过那里的人，我最好对那座城市做一番描述。我为了博取公众对自治城居民的同情，准备在此讲述一下自治城范围内最近发生的一些灾难性事件，所以就更有必要描述那座城市。认识我的人都会相信，我既然自愿承担这项义务，就会竭尽全力去完成它，抱着严谨的公正态度，一丝不苟地调查事实，孜孜不倦地核对证据，这种钻研精神永远能使渴望赢得历史学家头衔的人脱颖而出。

在奖章、手稿和铭文的共同襄助下，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知现在几点”自治城原先的状态和现在保存下来的分毫不爽。但说到它起源于什么年代，很遗憾我只能采用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口吻，这种态度是数学家们在对付某些代数公式时经常迫不得已采用的。我可以这样说，从它这么古老、这么偏远幽僻来看，这座城市的历史不会早于有据可查的任何年代。

说到“不知现在几点”这个城名的由来，我悲哀地承认自己同样感到困惑。人们对这一棘手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有的精辟，有的博学，有的则恰恰相反——而我从中挑选不出一个可被认

为是令人信服的说法。仔细权衡之后,也许饭桶先生的观点——几乎和酒鬼先生的不谋而合——还算差强人意。它是这么说的:“不知现在几点”——不知,乃困惑之意——现在几点,即此刻为何时、何分、何秒。说实在的,城市议会大厅塔尖的电流的蛛丝马迹进一步肯定了这种解释。不过,我并不想在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上钻研考究,对那些欲了解更多情况的读者,我建议他们去参考笨伯先生的《旁敲侧击先辈演讲集》;以及蠢汉先生的《词源说》的第二十七页至五千零一十页,该书是哥特体对开本,红黑两种字体,有眉题,不带花押字;还可以参考自吹自擂先生手稿上的旁注和大吃大喝先生的点评。

尽管“不知现在几点”的起始年代和城名由来如云山雾罩,令人看不真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它从来都是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面貌存在的。自治城里年纪最大的人也不记得城市外观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而且,只要暗示这种可能性就会被认为是出言不逊。村庄坐落在一片完满的圆形河谷里,周长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四面都是延绵起伏的山峦,当地人从未胆敢越过山峰。对此他们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他们不相信山那边有任何事物。

围着河谷的边缘(地面非常平坦,铺着平整的花砖),接连不断地排着六十座小房子。这些房子背倚群山,自然就面朝平原中央,它离每户人家的正门刚好是六十码。每家门前有一座小花园,里面有一条环形小路、一个计时器和二十四棵卷心菜。六十座房子一模一样,谁都难以将它们区分。由于城市年代十分久远,建筑风格多少有些古怪,但并不因此而削弱它的别具一格、优美如画。房子是用烧得很硬的小砖块砌成的,红砖黑边,使墙壁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棋盘。三角墙面朝前方,上楣相当于房子所有其他部分加起来那么大,搭在屋檐和大门上方。窗户窄而且深,窗格很小,窗框很粗。一眼望去,屋顶上铺满瓦片,长长的檐角弯弯翘起。房屋